



私享罗巴

MY OWN PRIVATE EUROPE

沐童◎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私享罗巴

沐童◎著

MY OWN PRIVATE EUROPE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私享欧罗巴/沐童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305-05680-2

I. 私... II. 沐...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摄影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67.4 J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7920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私享欧罗巴

著 者 沐 童

责任编辑 王燊娉(wangshenping2006@sina.com) 张秀梅

编辑热线 025-83595844

照 排 南京海洋电脑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京新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33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680-2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件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l.ptt.js.cn

序言：我私人的路

“人类啊，你的道路是什么样的呢？无外乎是圣童的道路，疯子的道路，虚无缥缈的道路，闲扯淡的道路，随你怎么样的道路。”

——杰克·凯鲁亚克

鲍勃·迪伦在一首歌中这样问道：“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they call him a man?”却又无奈地回答：“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鲍勃·迪伦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所以我从小就这样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大抵是要走许许多多路的。

2008年上半年我在一些大学演讲，讲到自己在欧洲“流浪”的经历，被很多听众追问：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我的回答是：重要的不是目的地的风景，而是脚下的路。是始终行走着的双脚让我成长，使我在青年时代就拥有直面整个世界的勇气。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有了《私享欧罗巴》的问世——所谓“私享”，意即“路在脚下，则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一部我很喜爱的电影，名为 My Own Private Idaho，讲得便是个路上的故事——两个孤独的年轻人，都在循着微光寻找可供灵魂皈依的母体，却最终发现真正的生命力只属于爱达荷州的那些笔直无垠的乡间公路。

我的2004年是在欧洲度过的，那时我仍是个大学生，修习新闻学和艺术史。讽刺的是，我既没成为新闻记者也没成为艺术家。欧洲于我而言，并不是个休憩灵魂的地方，而只是漫长奔波的生命旅途的一个部分。当时很难想像自己可以背着个巨大的背囊，穿越那么多琐屑的国界，遇见无数或亲切或邪恶的面孔。想看巴黎，想看雅典，想去威尼斯泛舟，可经历过所有一切后，却恍然大悟：所有风景都存留在图像中，亲眼所见的未必更加真实，惟有自己双足一步一步踩出的道路，才给这世界留下了永远的印迹。就像如果没有那趟穿越美国的公路旅行，凯鲁亚克不会显得那样可爱而伟大。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把都市里的每个人都牢牢钉在

某个光线晦暗的方寸里，现代科技与文明只会阻滞人类的视线——我们距离天空如此之近，却离大地越来越远。该将灵魂栖息在何处？是否罗大佑歌中的“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早已成了 21 世纪唯一可能的传奇？

流浪去吧，我想。只有在路上，我们才有真正的、片刻的自由。让行走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卡门们是永远桀骜不驯的灵魂，唐·何塞们则注定要死于忧伤。

借这个机会，我要感激从 2004 年春分至 2008 年冬至，在我流浪时陪伴我的所有朋友，尤其要感谢姚雪、Klaus Orland、Ella Orland、谢贤、陈妍、李小咪、张珊珊、李森、贺超、赵靓、刘彬、刘阳、张梓轩。正如萨尔离不开迪安一样，我私人的路若无他们，也绝不完整。

2008 年 7 月于越南西贡

2008 年 7 月于越南西贡

2008 年 7 月于越南西贡

目录

序

旅行本 I 1

第一章 雅典(Athens) 3

第二章 罗马(Rome) 25

第三章 巴黎(Paris) 47

第四章 佛罗伦萨(Florence) 75

第五章 威尼斯(Venice) 91

旅行本 II 103

第一章 阿姆斯特丹(Amsterdam) 105

第二章 哥本哈根(Copenhagen) 129

第三章 巴塞罗那(Barcelona) 155

第四章 柏林(Berlin) 171

第五章 布鲁塞尔(Brussels) 193

旅行本 I

I want to dedicate this book to my beloved Klaus Orland and Ella Orland, with whose fantastic artistic sensibility and Scandinavian hospitality I spent the most splendid time during my stay in Europ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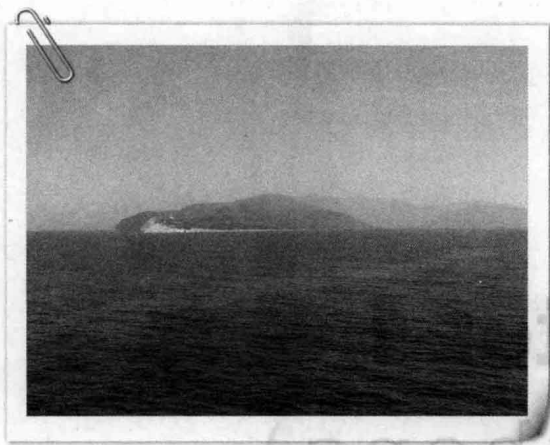
同样献给姚雪。

Chapter 1 雅典

(Athens)

How do I describe Athens? Oh right there are no words.

— Mu Tong



On the ship sailing to Greece, she told me that she wanted to jump off and just be part of the ocean forever.

从意大利东海岸的港口城市 Bari, 要乘 15 个小时的海船, 才能到希腊。当我终于钻出潮湿阴郁的

船舱, 踏上这个爱琴海滨的美丽国家时, 感觉似乎是发现了一片新的大陆。

希腊被认为是整个欧洲文明的发源地, 但今日的希腊比起西方和北方的邻居来, 似乎总是显得不够“欧洲”。希腊人对开放之风漠然不理, 始终虔诚地信仰着纯净的东正教, 并勉力抵制与外族人之间的婚配。实际上, 在整个欧洲文明的历史上, 希腊大抵是在扮演着东西方强者间的缓冲地带。自克里特岛上最早的一批文人把腓尼基人的文字发展成古希腊字母的雏形, 希腊文明便一直积极地从东方汲取, 去教化野蛮的西欧人。

希腊是如此的“非欧洲”, 甚至“反欧洲”, 但对希腊的向往却是自从有记忆便开始了的。不记得是多少年前, 我第一次读希腊神话, 便立刻爱上了那个梦幻般瑰丽的世界。月神阿尔忒弥斯, 美貌而残忍, 为了惩罚偷窥自己洗澡的猎人阿克特翁, 竟将他变成了一只鹿, 并被自己的猎犬撕成碎片。读到这里, 我心中有个强烈的愿望, 便是去这片神秘的土地看一看。法国画家布歇曾经以此为题材画过一幅著名的《浴后的狄安娜》(狄安娜为阿尔忒弥斯的罗马名), 画中的女神肉体丰满艳丽, 纯粹的洛可可。龚古尔兄弟对布歇大肆挖苦, 说他在“用猥亵的暗示与刺激, 来减轻路易十五的伤感”。但无论如何, 在全世界的视野里, 唯独希腊人的神话是真实的、肉欲的, 就如同人类自身的反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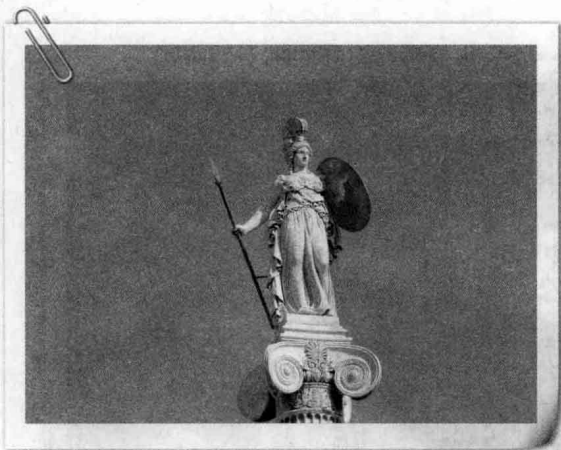
Endless tunnel, like endless life, tells us the meaning of fatiguing ourselves.



去爱琴海边的雅典，需从西海岸的城市帕特雷(Patras)乘4小时的火车。帕特雷的火车站简陋之至，就矗立在港口边，只有两条铁轨和一座陈旧不堪的月台，月台上坐着四五个和我一样驮着大背囊的徒步旅者，满面倦容。我靠在墙角，喝着从自动售货机里花两块欧元买来的不知是什么名字的啤酒，耳机里听着 Haggard 的哥特音乐，百无聊赖。

终于，火车进站了，庞大的车头与站台一样破旧，跑起来吱吱嘎嘎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当它终于慢吞吞地驶出拥挤的城邦，奔向伯罗奔尼萨半岛的美丽乡村时，我终于明白，在地中海上那一夜的漂泊终于还是值得了。火车沿着海岸边的陡峭山崖小心翼翼地行进，蔚蓝色的海洋仿佛触手可及。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雾，远处的岛屿如同仙境般让人迷醉。那是和欧洲内陆其他乡村截然不同的美，就如同希腊人的神话一样，绝无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感，而是荡漾着让人亲昵的欲望。

4 小时后，火车终于在雅典中央车站停靠，天却已经黑了。夜幕中的雅典和若巴黎那般的大都会全然不同，她安静、平和、与世无争。于是我朝圣的心态很快平复了下来，反而怀念起旅途中那些旖旎的风景了——此刻我拥有了雅典，却远离了沿途的乡村。雅典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却让我丝毫感觉不到紧张，而是让我去尽情地回忆和缅怀。这是我对雅典的第一印象——淡雅，怀旧。这个印象，至今未变。



Athena, Athena, I love you so much.

雅典的守护神是雅典娜(Athena)。相传有一天，雅典娜和她的伯父海神波塞东(Poseidon)散步至希腊半岛南部的一片土地，见此处气候宜人、风景秀美、土地肥沃，都起了爱恋之心，想将这座美丽的城邦据为己有。为此，两位神仙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终闹至主神

宙斯面前，请他裁夺。一边是自己的女儿，一边是自己的兄弟，宙斯左右为难。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让两神各自送给这座城市一个礼物，谁的礼物对这座城市最有用，这座城市就归谁所有。

于是这场神话时代的著名较量开始了。两神使出浑身解数，各显其能。波塞东把自己的三叉戟投向地面，顿时排山倒海、巨浪翻腾，表明他愿赐予这座城市强大的武力，使其成为强悍的霸权。而女神雅典娜则将自己的长矛刺入土地，长矛顷刻化作一颗果叶茂盛的橄榄树，表明这位女神要赐予这片土地以和平。

竞争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宙斯和这里的居民都选择了雅典娜，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国泰民安的生活远比建立个劳什子霸权重要。这样，雅典娜便成了这座城市的保护神，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它。

真实的雅典最始建于公元前12世纪。起初，迈锡尼人(Mycenaean)在阿克罗波利斯山(Acropolis，即卫城山)上筑起围墙，便是雅典城的雏形。400年后，伊奥利亚人(Aeolian)建立起奴隶制城邦，并逐渐发展成著名的地中海霸权。其时的雅典群星璀璨，丑陋的苏格拉底穿着乞丐的外衣在法庭里为自己辩护，他的弟子柏拉图则坐在下面，细心记录着老师的言行；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开创了希腊境内最著名的神秘主义学派；戏剧家欧里庇德斯终于依靠名作《美狄亚》而击败索福克勒斯，功成名就；而修昔底德则第一次在西方的人类历史上用比较客观的史学研究方法写出名垂青史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座和平之城，就这样在爱琴海的丰裕中孕育出了一个星汉灿烂文明。

We've been told that we should fight for peace, but who the hell knows?

任何古老的城市都有个所谓的“发祥地”，即城市最早形成雏形的中心。如巴黎的发祥地就是圣母院所在的西堤岛，罗马的发祥地则是城中那片以古罗马广场废墟为中心的区城。对于雅典来说，

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区域就是卫城(Acropolis)。

“卫城”这一概念，乃是希腊的特产，一切希腊城邦都有自己的卫城。它们往往修筑在海拔较高的山顶，可以俯瞰全境。不同于基督教或犹太教，古希腊人信仰多位神祇，众神各司其职，因此人们要修建不同的神庙，分别供奉。卫城便起了这样的作用。平日，人们在卫城上建设高大的神庙，向雅典娜和宙斯献祭；而到了战时，卫城则成了整个城邦的军事指挥部和堡垒，因为这里是城市的最高点，可将地面上的一切动静看得清清楚楚。

从公元前 494 年开始的三次希波战争成就了雅典卫城的烜赫历史。其时，波斯王国觊觎欧洲肥沃的土地和矿产，挥师西征。大量的希腊城邦被攻溃，居民则被屠杀或流放，只有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签订了誓死抵抗的盟约。在无数次浴血奋战后，希腊人终于在公元前 490 年的马拉松战役中击退了波斯军队。

打败了波斯人的雅典人欢欣鼓舞，开始了大规模修建卫城的工事，感激在战争中保佑了他们的诸位神明。著名的帕提农神庙就是在这个时候修建的。

卫城修建在一个陡峭的山崖上，只有西面的一条通道可以盘旋而上。山体几乎是垂直于地面的，让人由衷钦佩古希腊人的能耐。拾阶而上的过程忐忑而荣耀，如同是在朝圣的天路历程。想到自己即将亲眼目睹的或许是整个西方文明中最古老的一片遗迹，便会不由得兴奋起来。





Stop the shooting, stop the looting.

登上卫城山顶后，狭窄的石路豁然开朗，面前是一片平坦的阔域，不知是天然风化而成的还是雅典人用斧凿雕琢而成。而宏伟的帕提农神庙(Parthenon)，就在眼前了。它在这片广袤的建筑群中显得

如此出类拔萃，让人倾倒。

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初见神庙时的感觉。历史已经使人无法辨认这座古代世界最伟大的神庙的原初风貌，却赋予它更多建筑本身所不能蕴涵的味道。神庙的屋顶早已荡然无存，唯有优雅的多立安式立柱仍然骄傲地挺立着，为人们讲述雅典人对极致唯美的追求。那些立柱看上去是粗细相等、垂直地面的，其实不然。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神庙中央部位的立柱略粗，而且四周的立柱都微微朝中心倾斜。精于数学的雅典人以此来矫正人们的感观错觉，并严格按照黄金分割原则布局。

神庙中原本有一尊雅典娜的黄金立像，但在奥斯曼帝国(以粗鲁著称)统治时被运往君士坦丁堡，不知所踪。殿内墙壁上的浮雕也多半被文化强盗们掠走。

其实卫城从建成起，始终命运多舛。马拉松战役结束10年后，不甘失败的波斯人卷土重来，围攻雅典，并一度占领了卫城。凶残的侵略者把上次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希腊诸神从中作梗，竟大肆摧毁，卫城山化作废墟。谁知，历史的因果轮回如此不可预知。正是由于波斯人对希腊诸神的无情亵渎，温和的雅典人终于被激怒，军队顷刻士气大增，再次击溃了三倍于自己力量的东方强国。然而，胜利后的雅典人并未大规模重建卫城，而是决定保留下其废墟的部分遗迹，用来作为反抗侵略、建功立业的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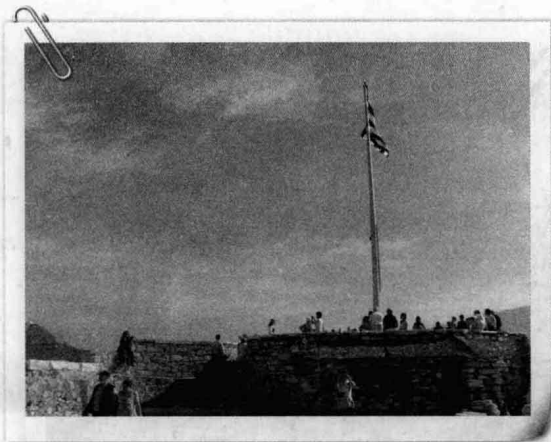
It's never okay to forget.



尽管我是个热爱和平的人，却甚少为战争的存在所困扰，因为只要人类穷兵黩武的本性尤存，争执便会发生，不会因为谁或谁美好的一厢情愿而消弭。但对于文明对文明的屠戮，却绝然无法容忍，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比杀人放火更卑劣的勾当。恺撒或亚历山大之所以伟大，并非因为他们建立了横跨三洲的帝国，而是因为他们虽身为侵略者，却懂得尊重他者的卓越文化。毫无疑问，文化符号的毁灭比人命的消亡更容易使人忘却历史。雅典人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卫城的废墟，坚持不以任何形式重建，让所有人都能够记得异族的侵略曾给这座城市带来何样的灾难。而今日，在北京圆明园遗址，湖畔栽满碧绿的杨柳，湖中叶叶小舟上恋人们亲吻缠绵，谁还会记得就在 100 多年前，这里曾经是全世界最华丽的艺术宝库，而一群来自欧洲的强盗将它洗劫一空并烧成白地？

今天我们忘记历史，明天历史便会忘记我们。

卫城诸神庙中，被毁灭得最彻底的是阿尔忒弥斯神庙(Artemis Brauronia)，这里曾是雅典人崇拜月神的场所，波斯人走后这里只剩下一个四方形的土台遗迹和一些残断的石块。伊瑞克提翁神殿(Erechtheion)南侧的六尊女神立像也都是赝品，真品被分散收藏在附近的卫城博物馆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内。这座为纪念雅典娜的儿子——雅典国王雅典王厄瑞克阿斯而建的神殿最是多灾多难。近代战争频发的时候，潮水般的西欧古董商涌入雅典，千方百计地盗取殿内的精美雕塑和壁画。其中，便有那个大名鼎鼎的额尔金勋爵。



Freedom! Finally! But at what cost? It's never easy to forget.

或许正因雅典人对待历史的审慎态度，当我漫步在卫城废墟之中时，并未生发出如罗马废墟中的那些凄凉感慨，反而对这片残垣断壁充满了敬意和眷恋。倘若面前的卫城仍是完好无损的，众神殿仍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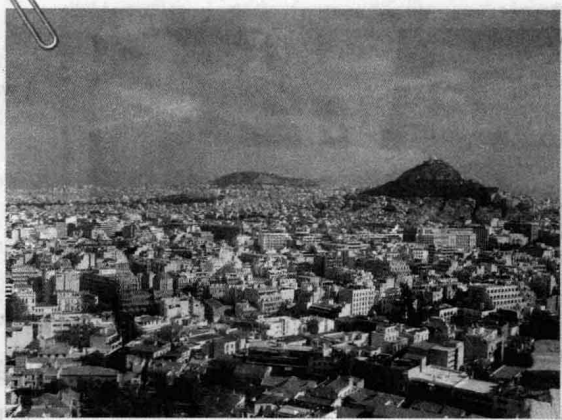
香火旺盛，卫城便充其量只是一处略显古老的宗教建筑群。完好无缺的“卫城”或许只能捍卫城市本身，而它的废墟则捍卫着雅典人3千年未曾改变的历史与信仰。

卫城的最北角上有一个方形的小露台，立着高高的旗杆，上面飘扬着希腊的国旗。旗杆下则是一块方形纪念碑，上面用希腊文刻着一些希腊解放和独立战争中牺牲的将士的事迹。

一位年轻的希腊女孩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这面国旗的故事。1941年4月的一天，德国军队占领雅典。倨傲的纳粹军官命令希腊战俘 Evzone(音)摘下卫城山顶的这面希腊国旗，改升德国国旗。年轻的士兵一言不发，静静取下飘扬着的希腊国旗，披在自己的身上，若一条蔚蓝色的自由的斗篷，纵身跃下卫城山的悬崖峭壁，摔成粉身碎骨。

尽管如此，卫城山顶还是飘扬起了纳粹的国旗，但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一个月后的一个夜晚，两个不满20岁的年轻雅典人偷偷潜上卫城山，从旗杆上将纳粹的旗帜扯下，撕成粉碎，之后两人也从悬崖跃下，葬身山谷。第二天清晨，当雅典的市民发现卫城的天空上再次飘扬起希腊的国旗，整个民族的斗志被激起，竟演变成了整个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反抗洪流。为纪念这三位为了民族独立而葬身山谷的英雄，希腊政府决定：卫城山顶的希腊国旗永不降落，永远飘扬在雅典上空，让人们牢记战争和为了国家独立而死去的人们动容、落泪。

I've always loved theatre.
It makes me forget who I am
and what I ought to do, even
though it only lasts for a very
fleeting moment.



站在露台上，可以俯瞰整个雅典城。近处是古老的帕拉卡区，从高处看是一片醉人的红屋顶。雅典是一座不适宜从

高处观赏的城市，原因在于历史的断层使城市的建筑风格过于斑驳，乃至混乱。拜占庭的东正教文明征服希腊时，那些上古的神祇早已经被尘封在废墟中了，二者之间没有对话，甚至没有过冲突。而近代以来的雅典又是战争频繁，多灾多难，人们更无心思去关注城市的风格。但所幸的是，这一切都在朝积极的方向变化着。

卫城山脚下的狄奥尼索斯剧场(Theater of Dionysos)是古代雅典规模最大的剧场，据说可以容纳2万观众。狄奥尼索斯是传说中的酒神，在诸神谱系中占据特殊的地位。狄奥尼索斯是宙斯的儿子之一。起初只是个小神，但随着酒神文明在半岛上逐渐盛行，竟得以忝列奥林匹斯山诸神之列。在史前的阿提卡地区，人们为了祭奠狄奥尼索斯而举行的酒神颂歌仪式，就是古希腊悲剧的雏形。

悲剧大师埃斯库罗斯的名剧《波斯人》就是在这个剧场首演的，而立法者伯利克里也是在这里手舞足蹈宣讲他的民主思想。今天人们已经很难设想剧场最原初的面貌，因为眼前唯一能分辨出的轮廓仅有那一排排饱经风蚀的座席。我在被日头晒得滚烫的石阶上坐了坐，试图去体验聆听古希腊智者先哲教诲的感受，却并未成功。希腊的废墟和罗马的废墟终究不同。酒神文明的实质乃是人类撕裂一切社会化的装束，和自然彻底融合的酣醉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人类灵魂深处的全部艺术潜力才能彻底释放出来，形成一个星汉灿烂的文明。